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石虎画集 (1) : 水墨 / 石虎绘。— 北京 : 人民美术出版社, 1998.8

ISBN 7-102-01954-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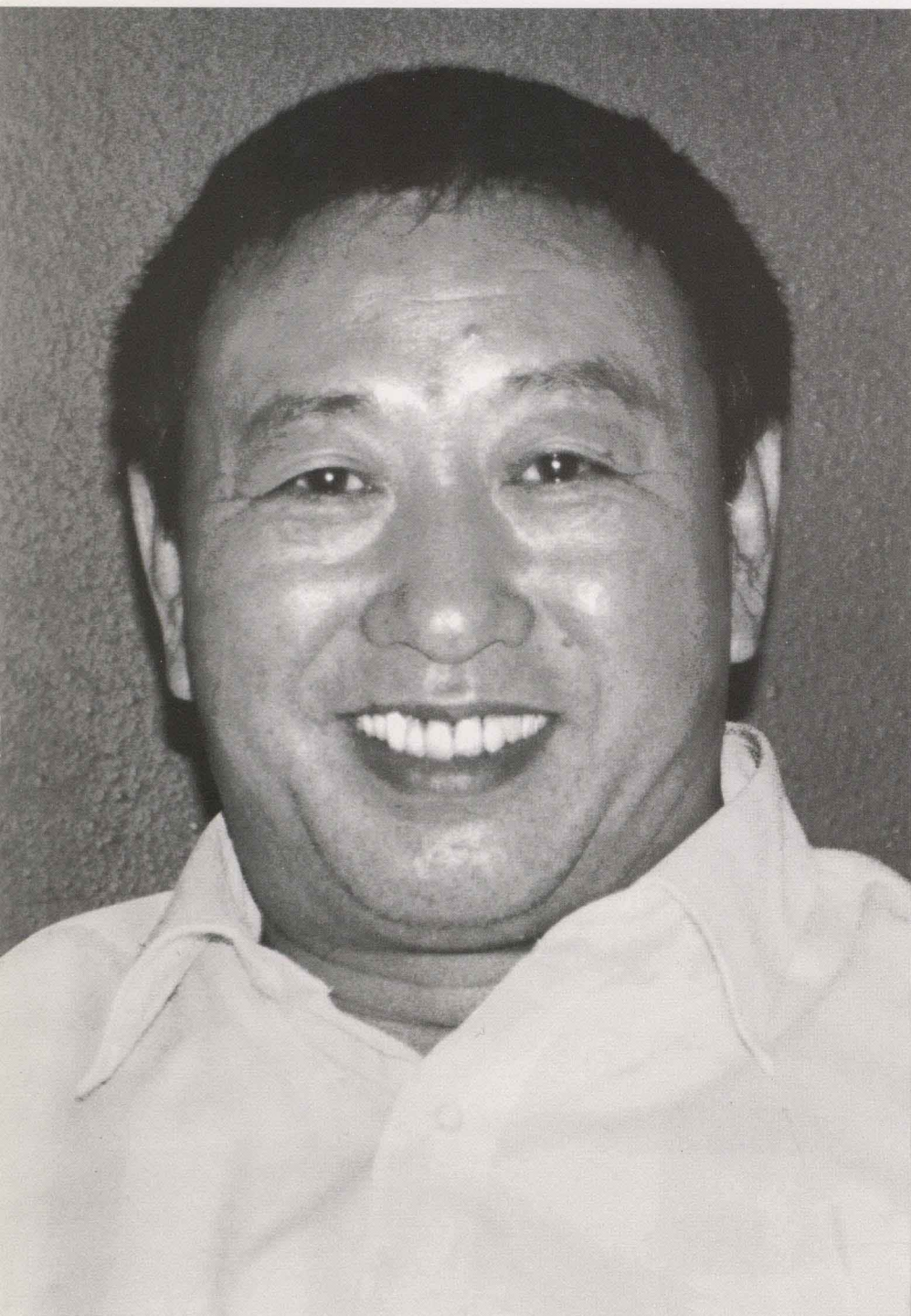
I . 石… II. 石… III. ① 绘画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② 水墨画 - 作品集 - 中国 IV. J221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7013 号

褲仔牛的人西是的動飄般幟旗那 取伸高高臂手條條一到看我

性心的人龍瀆褻於樂麼那麼甚爲儒文的們我 夢蠻的樣怎是那容形法無我





赤魯篇

童天之美，近生而遠世，近神而遠人，人初乃真。虎之故鄉，在太行東麓山坳之下，珠龍河涓涓細流與瀑河交匯於石家墳。那裡叢林蕪莽，疏風蕭索，石家祖祖輩輩將靈魂歸宿此地，名之赤魯村。赤魯北坡有一架齒盤相契，斗灌如梭之大水車，春來二馬相駕，車水歡流不息。遂有游蝻試足，蝶飛草碧。

虎童年沒有鮮花，伴其成長的是坡上之打碗草，崖上的野棗刺。四歲，虎隨母被掃地出門，客居鄉戚。父石省三親授四子於陋室，信文華乃人倫至尊，虎始有臨摹楷字。

虎嬰時在炕，一日翻蓆掀被，母問何尋？虎答之曰：『尋屁。』其物有聲，並斷言見其呈紫色。虎常常病見紅紅綠綠之物自天而降，其弱體承覺神負，故抽動噫語：『跌了，跌了！』母親遂往神廟祈神求靈，招魂許願。一日母親忽得一方，用清涼井水泡冰糖一碗，虎飲後無復再病。

虎父畢業於北京中法大學，維新而不崇神，拆廟興學。爲關帝廟撰畫走麥城一節，乃虎父所爲之。虎父愛子，愛在兩袖清風，愛在無予真言，愛在無予勞煩，愛在不予譽也。

虎入學於赤魯小學、北京廠橋小學、察哈爾張家口第一小學，故幼稚即聞太行鄉韻、京城舊事和塞外駝音。

虎少年受欺。一日放學，竟有生將虎之棉鞋扔至雪地，命其自撿而辱之。虎寧棄鞋而去，赤足冰途淚目數里還家。

虎十二歲隨鄉友考保定三中，由大哥石呈龍率領，五十里地洪水連天，禾黍不收，路上墜井陷溝，亦無難色，後榜取三人。

虎十五歲入北京十九中學習，父子時有一堂，虎見父每每執教常挽無袖之袖手，其風甚古。一日虎呈文卷於父，父判予二分，虎大爲不滿，還家後遂與爭辯，父言他而不予答。

虎入北京工藝美校，將校生名聯句成詩誦演於校堂，每句博掌如雷。

虎入浙江美院，拜江南藝人王鳳祚爲師，即銘『中國藝術傳統當從民間去尋找其真諦』。又觀大師潘天壽墨鷹，遂悟丹青之秘。

虎於役與友龍閒話丹青，虎請授賦彩之道。龍言之曰：『藝之大秘，受者必誠，當跪聽之。』虎肅然雙膝即地而跪。龍笑扶之曰：『吾戲言之。』

虎作畫神來有興，持茄而墨。竟有抗議者登樓而上，言茄煙順暖氣管低灌樓下，使室人不能呼吸也！

虎服役於楊柳青，夜晝常忍腹饑之苦。一夜諸友伙奔營野，欲竊胡葡萄而食之，虎不慎跌倒陷肥坑，數年之後，虎夜歡巴厘，窺舞娘艷演於鄉林，欲取佳攝而繞陷肥池。虎潔足而思，踏汗之緣，當爲吉兆。

有長者請賜藥方，以治丹青陳舊之病。虎四字相告：『閉目而墨。』昔日遊藥王山，有道人請賜墨寶，無筆無色，虎遂折草爲筆，研土爲色，道人大喜，讚之得道。

京都大暑，有西瓜上市。黃昏時分，虎車一瓜回家，不慎將瓜跌落，視之瓜呈褐紫色，遂棄之。歸後忽覺事象有異，即省看瓜之時未摘墨鏡，嘆之曰：『虎幸無以墨目觀畫』。

燕趙之人，民風報國，虎亦常常慷慨激昂。一日諸朋酒話四五五四，虎激情所致，竟將一盃握碎手掌之中，血縫七針乃止。

虎在職常常下廠製作。一日踏車連創三人無恙：衝一女，因其車軋斷綫；壓一童，因其袖手空空，無傷；撞一翁，因其瘋，健無事。

虎嘆之曰，『天何一日三幸賜我？』

『文革』時代，安定門外工廠壁鄰陋巷小鋪，有民瑞虎三生把紮，酒言丹青天下。虎獨問：『畫人生機何在？』

平谷作畫，有同道見虎未勾先染，與習規大謬，遂問法，虎答之曰：『生者變也。』

與畫家張洪年、歐陽同赴新疆寫生，爲一哈薩克牧翁畫像，翁持琴而歌，忽然淚如雨下，三人驚問其故。譯者曰：『翁少年也美，遇牧娘於草原，情如雙雁雙蝶，今見客來有感，牧娘再不能逢面，故琴彈淚落。』

與歐陽新疆遇鹿。歐陽曰：『鹿乃溫順之動物。』遂與其近。虎見其鹿角雙剃，二目神兇，大覺不祥。後歐陽被鹿頂，險些喪命。事後歐陽夫婦謝虎於宴。歐陽問：『虎何以知兇？』虎答之曰：『神覺。』

邵公命石虎訪非，歸來後畫五十幅畫，即出版《非洲寫生》。此冊三日全國售空，虎始名於畫壇，遂成爲專職畫家。虎作畫勤力，所畫不滿意者，即捉來練字。一日有王角來訪曰：『能否將此廢畫贈我？』虎答曰：『然？』一周之後，角邀虎家中賞畫，虎驚其絕妙。嘆之曰：『畫象之求，爾近彼遠，昏畫不知已至，虎不識欲廢之作，乃夢寐思服

之神品！』

畫友徐希勸虎：『汝生活如此清苦，何不賣畫一補？』虎答曰：『對不起人民！』希諷之：『未說完那個幣字。』虎又言：『虎畫不從商。』希又諷：『虎兄才華蓋世，追悼會將隆重非常。』

虎與高娃於南京，娃旋舞而歌：『依依草蝶，著花而不飛，耿耿戍人，貞真而何棄？』虎與粵女同歌。問：『靚女可解此歌意？』女答：『不解乃詩，神會是止。』虎爲舞娘畫像，舞娘不滿其眸。曰：『我眸如何似貓？』虎答之曰：『美盼而魚，神目乃貓。』

虎寄裱數十幀水墨於名店，皆損，問其領班。答之曰：『汝畫神情詭異，摧人興嬉，諸女工遂逾其桀，故裱損。』

有伯樂仞，薦虎以水墨參加巴塞爾國際展，審官同言虎作不能代表中國，仞以辭職相逼。虎作於巴塞爾大獲成功，諸國紛紛相邀作展。事後審官大員一致認爲：『石虎具國際水準，勝任出國展事。』

有商賈登門，顏言而大。虎思良策，隨後虎與商賈談儒。商不能答，虎益滔滔不絕，良久不止。商乃汗，虎覺氣平。

有生自遠方來，請教拓竹之術，虎五指折紙，拓授其技，生滿意

歸。次年生再求拓竹之術，虎又授之，生滿意歸。第三年虎問生曰：『仁兄可有拓竹？』生答之曰：『無，拓亦石虎。』

虎應展有丈二匹佳作一幅。是日人取畫，虎忽覺此畫不宜作展，遂請來人另室用茶。虎捉帚揮墨如風，少時下款蓋印，送與應展。大師李可染觀畫，命人喚虎於側，問：『汝畫何筆之揮？』虎答：『掃帚，』大師笑而不言。

虎講學於民族學院美術系，有教授立而正言：『先生如此談藝，吾等亦無法施教！』虎於中央美院國畫系講學，有教授薦言於堂生：『石虎名言，中央美院是反動學術之大本營，現請石虎講課。』虎遂笑言於諸生：『且與大家相混半日。』

虎西北寫生，魂銷大漠荒山，其古老、悠遠、荒涼的景觀，每欲相擁。遂陳布三丈氈紙色布數層，腳踏而心予，意山而神抵，舞之蹈之。歸後秘展其畫，虎自驚天合之妙。不久事傳北京，有左人言石虎精神污染，不用手畫畫，用腳畫。虎有《二女圖》展出，嘩然。有作家觀後曰：『一攤肥肉，聊聊空寂，足見精神之空虛，建議將此畫拿下……』大有批判之味道。虎有《舊世碑銘》作展出，有評委言石虎醜化人民

形象，虎有《突尼斯少女》刊於《中國書畫》，有主席大會課：『此不是中國畫。』有權威笑石虎言：『汝畫我看不懂。』虎答之曰：『不懂就要學習。』有碩人見石虎作畫，不法正道，遂責之曰：誰教汝如此作畫？』虎答：『祖宗。』

虎漂泊於零汀洋上，波水粼粼，見澳門燈火如晝。忽思澳門有寓藝術奧秘『玄門』之意，心祈平安，自祝不惑鴻運。忽憶七九年在非洲，曾言十年後我將離開中國，屈指一算，整整十年。虎遂感至衷而神。

虎成立藝術工作室，招員工數人，名之藝術助理。有若干畫家報名，虎令畫家與學藝術者坐一側，令沒有學過、不會畫之人坐另一側。虎所選定人皆為沒有學過、不懂和根本不會畫之人。

虎始客澳門，以賭娛心，一日洪運連臺，所贏籌碼障目如山。忽有一賭人並虎而坐，談吐粗俗，舉止蠻野，且每每翻牌，怪叫連口，兩肘如畜勃動。虎遂不與同道，每注對賭如仇。虎大輸。離臺之際，虎回望此人，有感於衷：『一向所談之地位、身價、身份、學養，原來也為偏見。』

虎居『新誼』，每日面壁丹青，遂購音樂數盤一玩。時值日暮黃昏，窗外車水馬龍，忽然黃土搖滾在耳，摧人熱淚兩目。虎遂大悲泣歌之：『虎命漂泊，天欲我何？』

虎與秀歸國省親，約商海關送錢。商遲遲而來，手拖一箱鷄血。虎苦不及言，匆匆成交過關。事後虎感慨良久：『鷄血推銷，擇時而易，虎不如商，有商賈辦事名騙虎百萬。數年之後，商面虎謝當年『無償助款』之恩，虎思之一笑。虎志不在事，故有受事之欺。』

明星山及父約虎垂釣出海，所獲甚豐，皆小魚。歸途虎嘆之曰：『虎漁豐運在小，非大吉也。』言畢，忽覺船身震動，山父停船觀之，見大魚觸船而漂，大喜，遂得之攝像留證。山父大慨：『吾星洲漁數十年，今逾八旬，魚撞之獲乃首次，此神予大吉之兆也！』

虎每畫龍，皆悉變龍之苦。翻閱昔日舊稿，所畫之人物花卉皆象爲龍，虎大喜。

虎畫喜用雀筆。有生試之曰：『此筆不可控制。』虎答：『不可控者，天趣。可控者，人心。天人合乃爲藝也。』

紅楓湖畔，石虎詩會雲集詩壇名士，高堂宏論斯文，諸名士言必

艾略特。虎不悅而思之：『屈子在天，李杜在地，日食漢字之人，何以言必榮洋？』是日虎在錦城與詩人話藝，有詩人曰：『漢字亦符號。』虎不悅，見窗外有扁額《詩婢家》，問：『此店何幹？』詩人答：『裱畫坊』。虎正言曰：『漢字不唯語言之用，故不唯語言符號，樓外之扁額可資證明。』

虎辦『石虎詩會』二年餘，有評石虎『字思唯』者於『詩探索』，預言其意義將會在二十一世紀被重新認識，虎甚慰之。

虎應展『中博』於粵，侍工不與調燈，虎遂滅諸燈，作黑燈畫展；虎應展『中博』於京，有數十幅畫作製框頗俗，虎遂命之柴木代框，作陋框展，虎應展『中博』於滬，立巨製直至午夜，見六拼有二倒錯，虎遂作倒裝展，三展皆大成功。

神覺篇